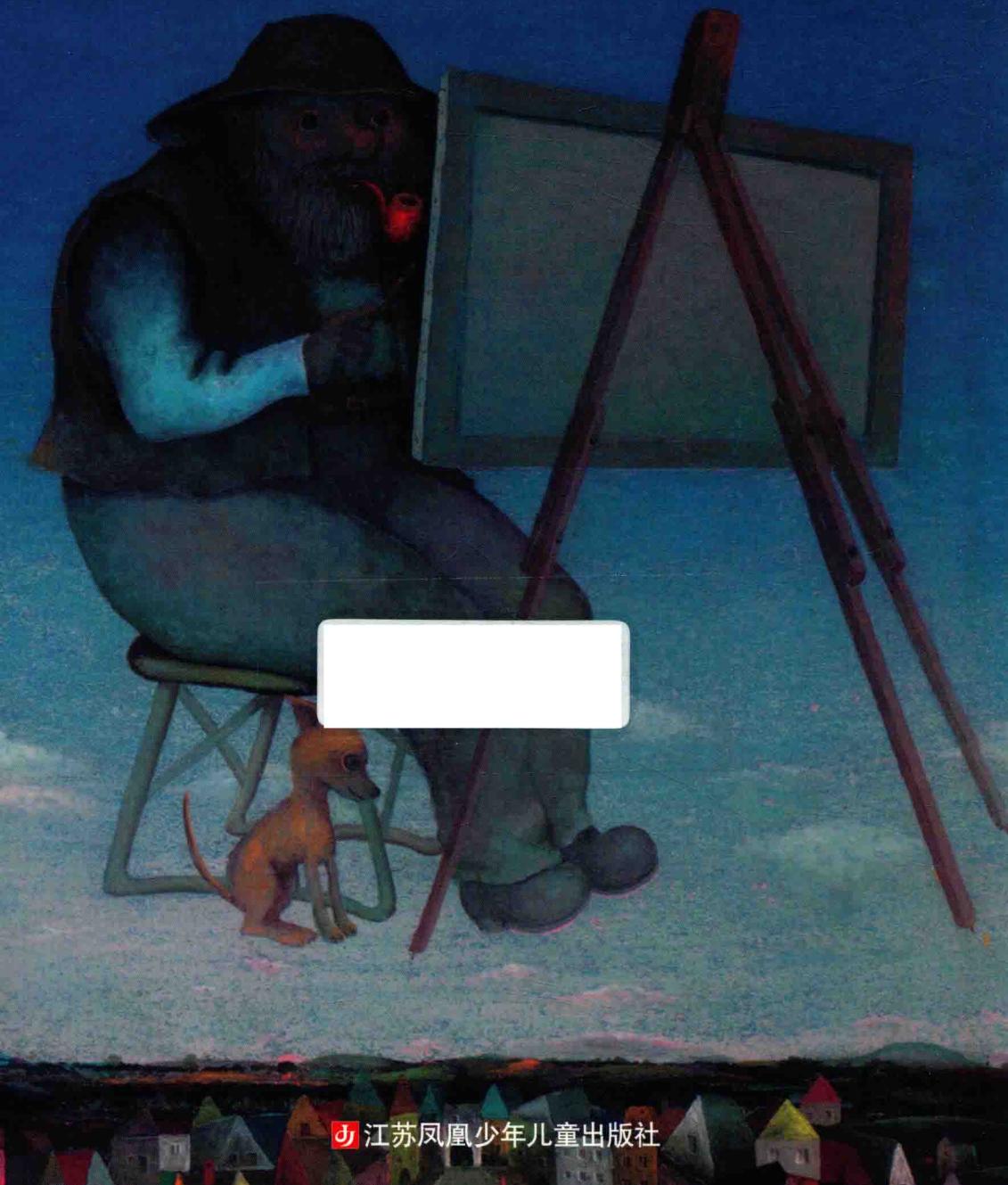


国际大奖短篇小说

画家、城市和大海

[德]莫妮卡·菲特/著 [德]安图尼·波阿提里恩克/绘 王星/译



国际大奖短篇小说

画家、城市和大海

[德] 莫妮卡·菲特/著

[德] 安图尼·波阿提里思克/绘

王星/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画家、城市和大海 / (德) 菲特著 ; (德) 波阿提里思克绘 ; 王星译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,

2016.1

(国际大奖短篇小说)

ISBN 978-7-5346-9289-5

I . ①画… II . ①菲… ②波… ③王… III 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 IV . ①I51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44667号

Der Maler, die Stadt und das Meer

© 1996, Patmos Verlag GmbH & Co. KG, Düsseldorf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10-2015-225号

本书简体中文版权由北斗耕林文化传媒（北京）有限公司取得，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未经耕林许可，禁止任何媒体、网站、个人转载、摘编、镜像或利用其他方式使用本书内容。



咕噜咕噜动漫微信二维码

书名 国际大奖短篇小说——画家、城市和大海

总策划 敖 德

责任编辑 张 亮 张婷芳

特约编辑 火棘果子 李困困

美术编辑 赵 咏 徐 劲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：210009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毫米×960毫米 1/16

印 张 2

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46-9289-5

定 价 15.80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国际大奖短篇小说

画家、城市和大海

[德] 莫妮卡·菲特/著

[德] 安图尼·波阿提里思克/绘

王星/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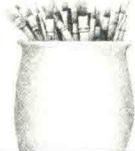




从前有位画家，在城市里生活了很久很久。他画了街道、街角、胡同、房屋和后院，画了小商店和小商店窗前被太阳晒得发白的遮阳篷，以及橱窗前的水果和蔬菜摊。

他还画了撑着太阳伞的街边咖啡店和花格子桌布，画了汽车、公交车、有轨电车、火车站和火车，画了烟囱里冒出来的烟、栗子树、城市公园里的花坛、盖满了鸟粪的战争纪念碑和动物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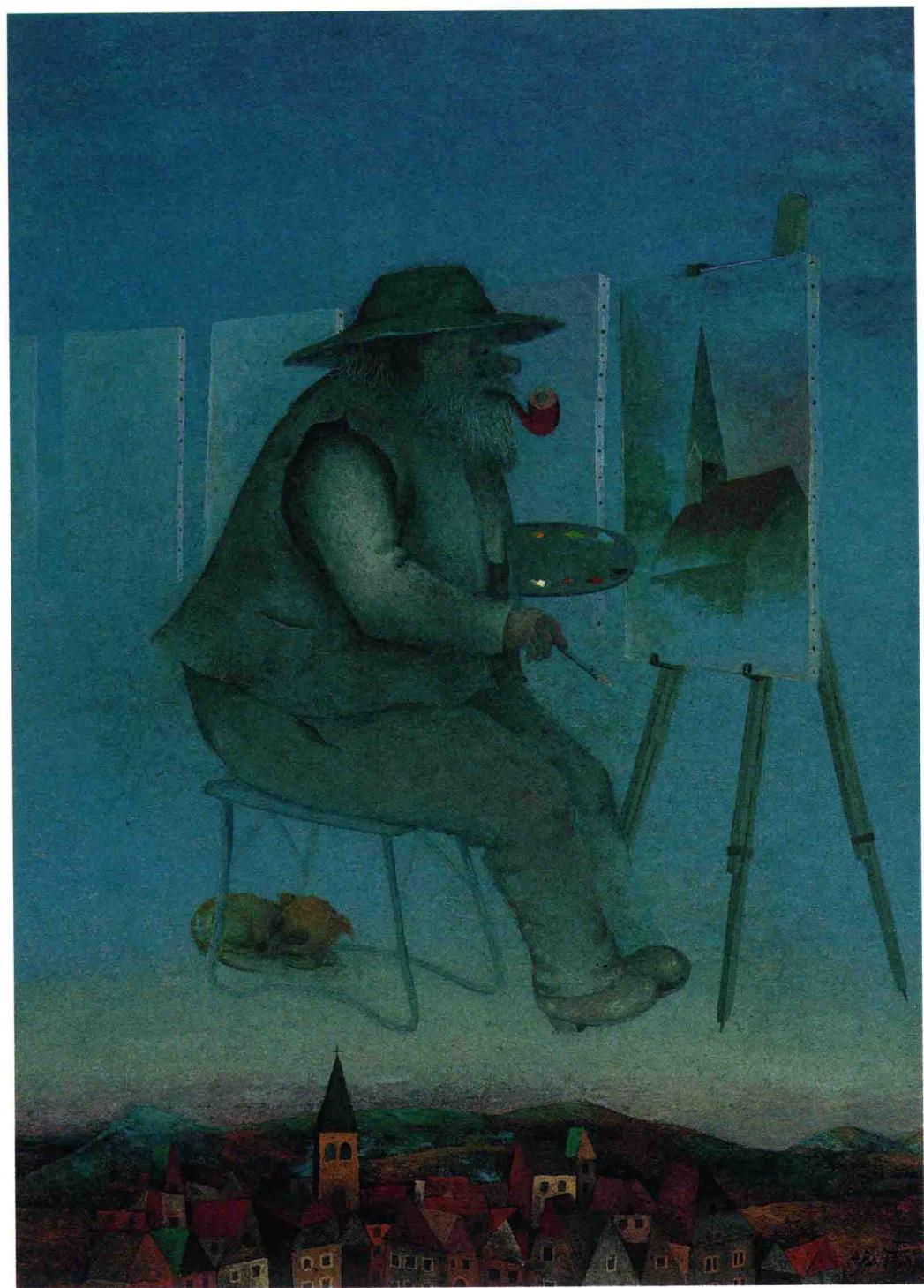




画家画了广告墙和电影院、歌剧院和监狱，画了人行道上的流浪音乐家、游乐场上的孩子和银行里的城市富豪，画了卧在人腿上的小狗、大街上的流浪狗、玻璃窗后面慵懒的猫、垃圾桶旁的流浪猫和广场及屋顶上那咕噜咕噜的鸽子们。

他画了环绕着城市的森林和田野，画了湖、小溪和垃圾堆。画家几乎画了所有可以画的，耗尽了体力。他越来越老了，曾经茂密的黑胡子变得稀疏而花白。

他思索着，现在该画什么了呢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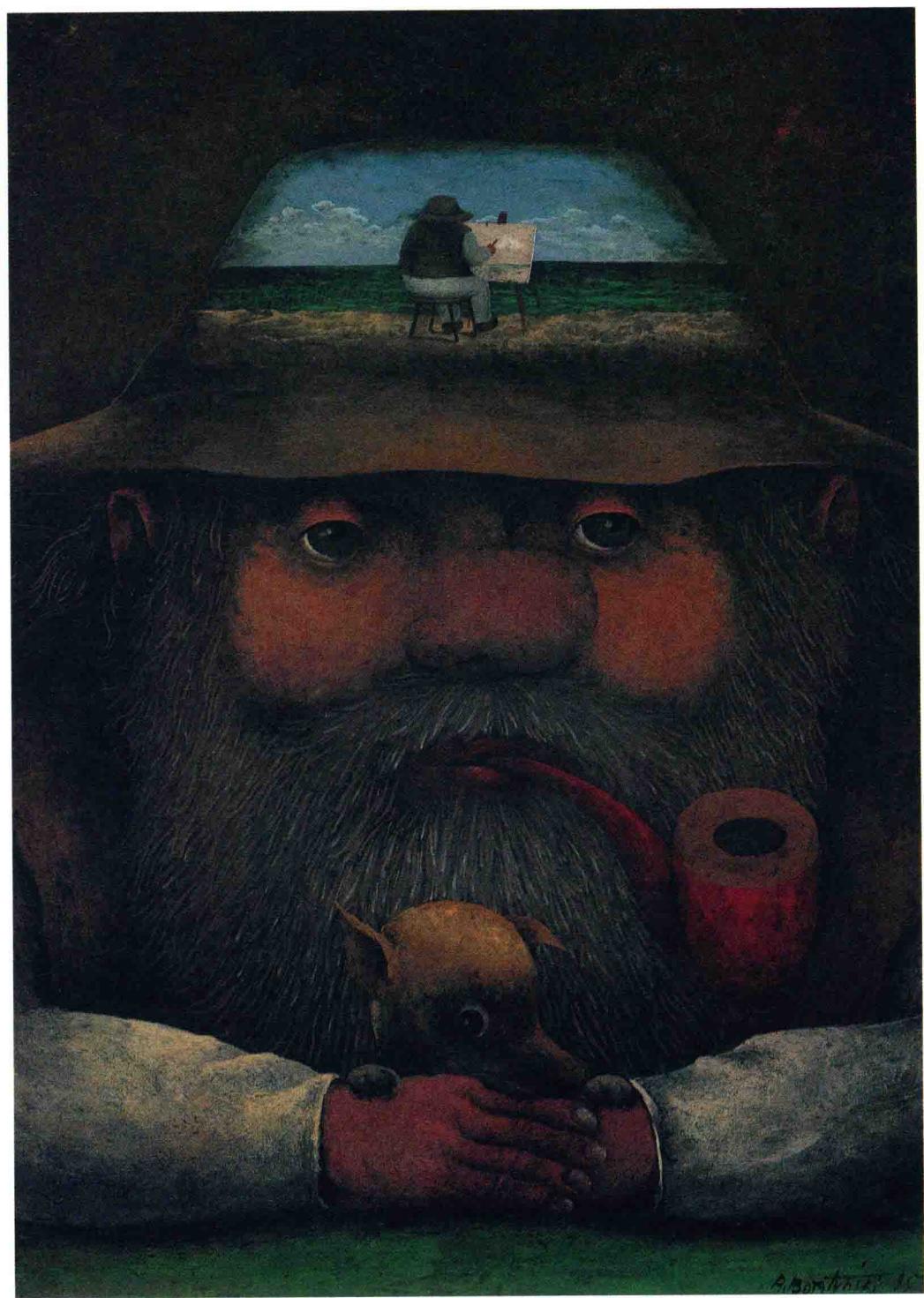


他只是听说过海。

画家是个穷苦人，几乎赚不到足够的钱买画布、颜料、衣物、一幢小小的房子和充足的食品。海到底是怎样的呢？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壮观，那样无边无际、波涛汹涌吗？

他十分清高，从来不接受别人的馈赠，哪怕是我的——尽管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很长一段时间，他只是在脑海里想象着，享受着自己的海之旅。他去翻阅那些有关海的图片和旅行手册，和那些见过海的人交谈，然后梦想着远方。

终于有一天，这些都已经不能再满足他强烈的渴望了。画家被这种渴望折磨得不能自拔，他对自己的梦想着了魔，并开始发烧、失眠，唯一的良药只有一个——大海。



Giorgio de Chirico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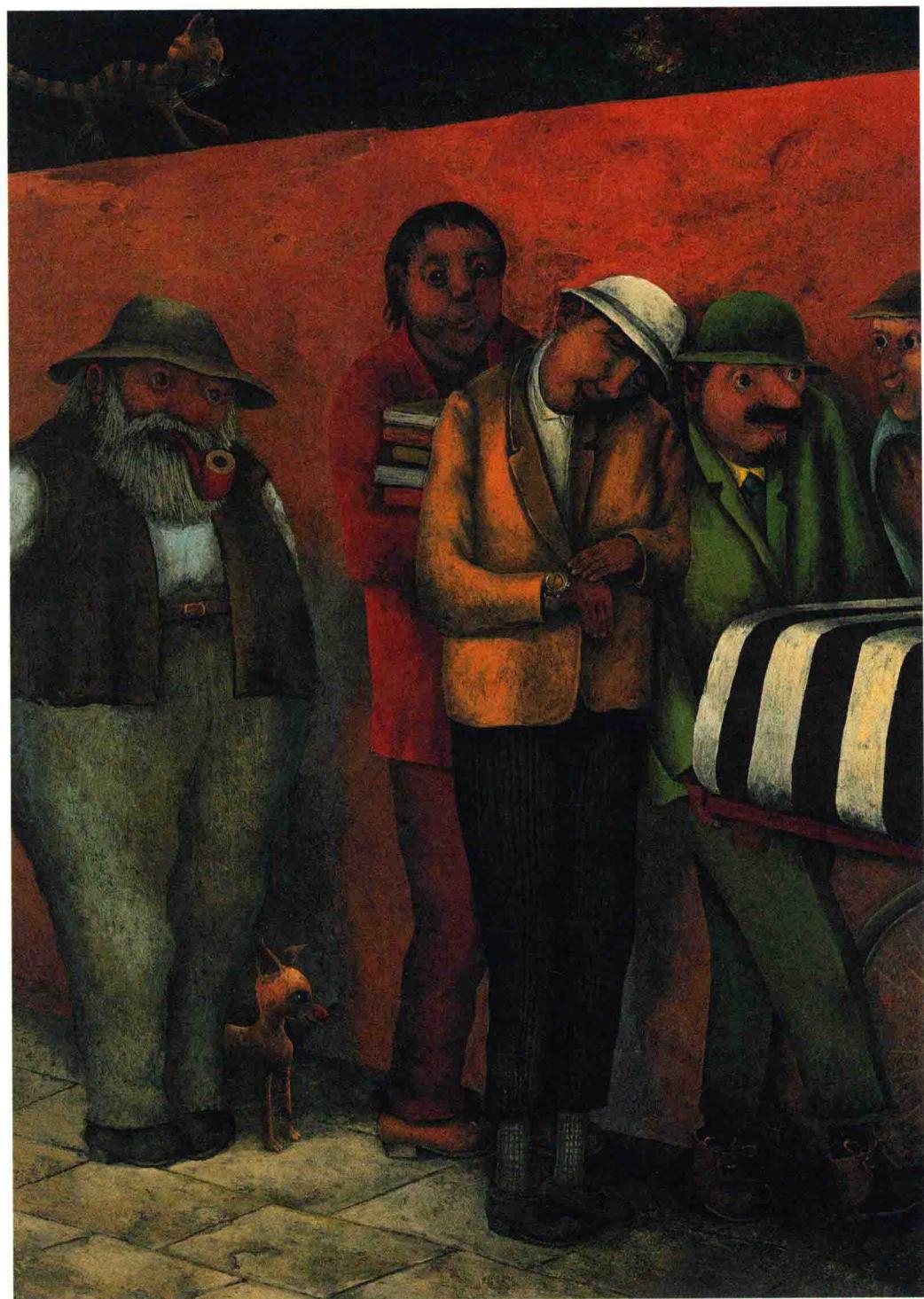


于是画家开始攒钱。

他只吃土豆和面包，只喝白水。他自己给自己修剪头发和胡子，不再乘坐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。他卖掉了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自行车和茶具，卖掉了柜子、沙发、图书、雕花家具和手表。直到一天晚上，他独自坐在几乎空荡荡的房间里，数着钱——钱够了。画家买了一张火车票。第二天，我送他上了火车。我目送他挥舞着一块白色的手帕渐渐远去，直到手帕越来越小，变成一个小小的白点，看不见了。

不是人人都有运气去实现自己的梦想，画家明白这一点。当他下了火车，向开往小岛的船走去时，非常激动，紧张得提行李箱的手指都开始抽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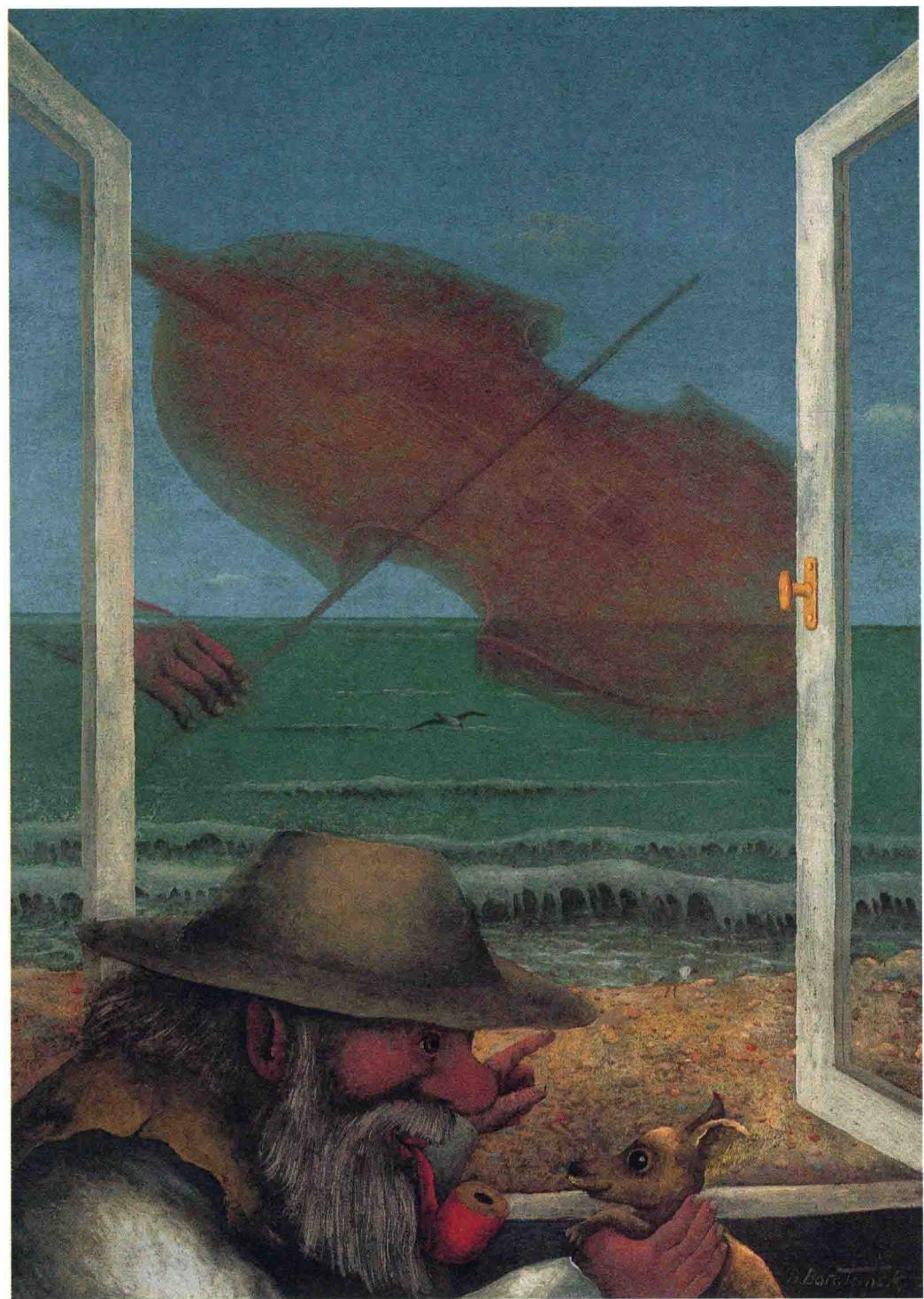
终于站在了海边——这时，画家所有的语言和思想都在瞬间凝固了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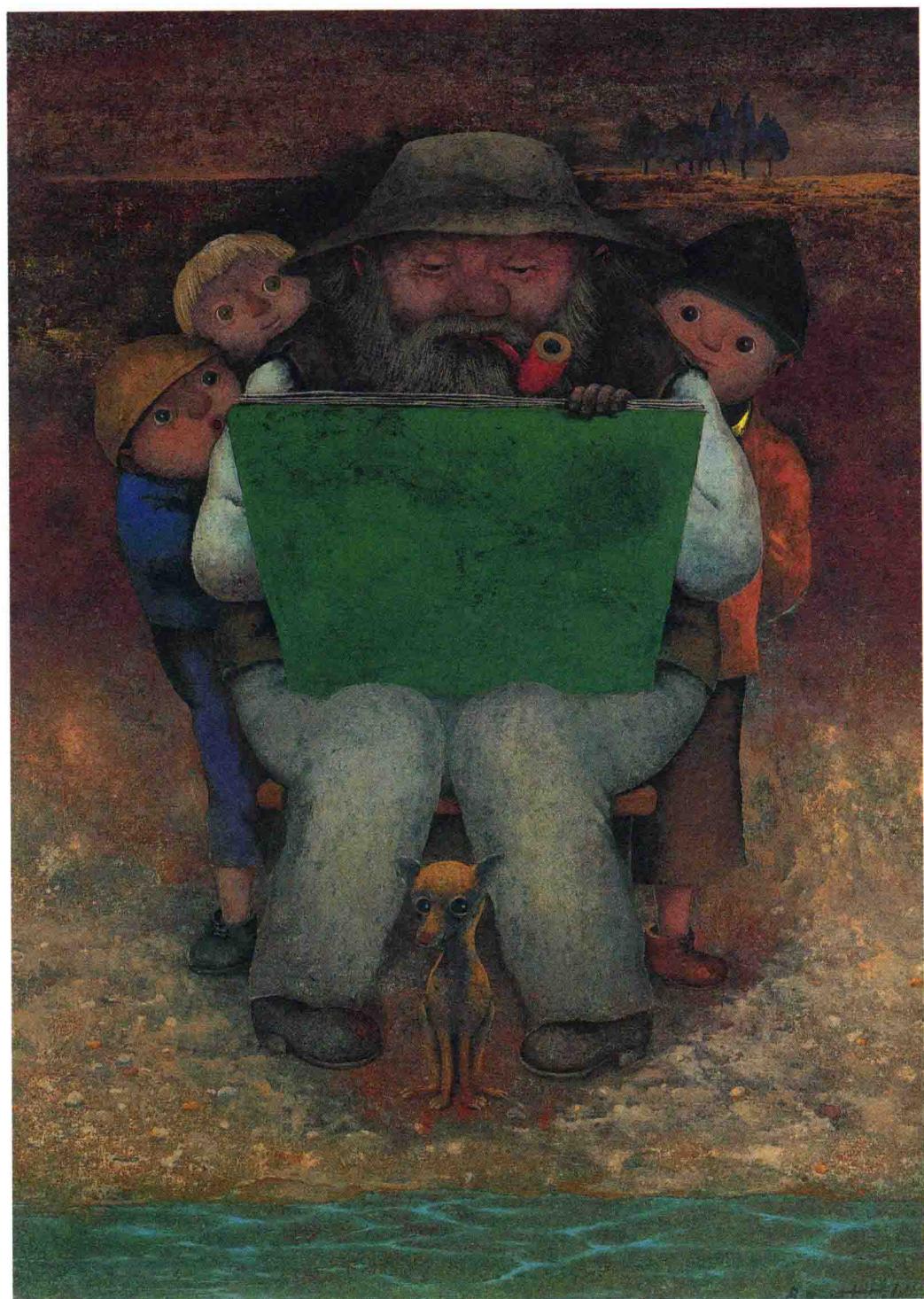
海水一直延伸到天边。碧波荡漾，波浪推向沙滩，又退回去。它卷起一个又一个白色的浪花，奏出低沉的旋律——那旋律直触画家内心深处。

他在岛上租了一个便宜的房间。那是一个又小又脏的房间，墙面也凹凸不平。房间里只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和一个柜子，只要一走动，木地板就会吱吱呀呀地叫，洗手池上的镜子已经照不见人影，一张蜘蛛网在镜前飘动着。但画家可以从窗口看到大海。此时，在这世界上似乎只有他、大海和那从未听到过的旋律。





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。画家背着画夹在附近走来走去。他画着所看到的一切——无论是阴雨绵绵，还是阳光灿烂，面对那等待他的一个又一个景色，那映入他眼帘的一幅又一幅画面，他的画笔几乎应接不暇。他画着大海的瞬息万变——它那美丽的灰色、蓝色和绿色；时而，海面上像撒满了银色碎片，宁静温柔；时而，大海又狂野不羁、咆哮怒吼；时而，海面又重新变得平坦光滑，就像铺在家里桌子上的桌布。他画着落潮和涨潮，画着堤坝，画着盖满绿色苔藓、有些倾斜的小屋，画着爬满围墙的玫瑰，画着贝壳，画着在涨潮的泡沫中漂浮的水草，画着沙丘，画着芦苇和沙滩上那白色的丁香花。





他画了港口里的渔船、在海面上行驶和抛锚的轮船，画了田野上的拖拉机和盘旋在刚刚耕过的田野上空，那些饥饿的、成群结队的海鸥，那正在织网的渔夫，在篱笆旁聊天的老人和浅滩上神秘的踪迹。他画了绿草地上的奶牛、堤坝上的羊群和支离的土地上倒映着破碎天空的废水坑，画了粮仓、马厩和草地上巨大的草垛，画了正在田里工作的农夫、院子前的粪堆和那些孜孜不倦刨着土的母鸡们。他总是一大清早，甚至在天还没亮之前就起床作画，一直画到最后一缕天光消失。

很快，小岛上的居民就都认识了他，他也跟他们成了朋友。那是一段美妙的日子：大家端着一杯酒或茶围坐在一起，在花香四溢的、让人舒服得昏昏欲睡的花园里度过一整天，晚上，又聚在温暖的小酒馆里。画家从画夹里抽出一支笔，记录下那雕刻着岁月痕迹的脸庞、笑容、沉默和他观察到的一切。